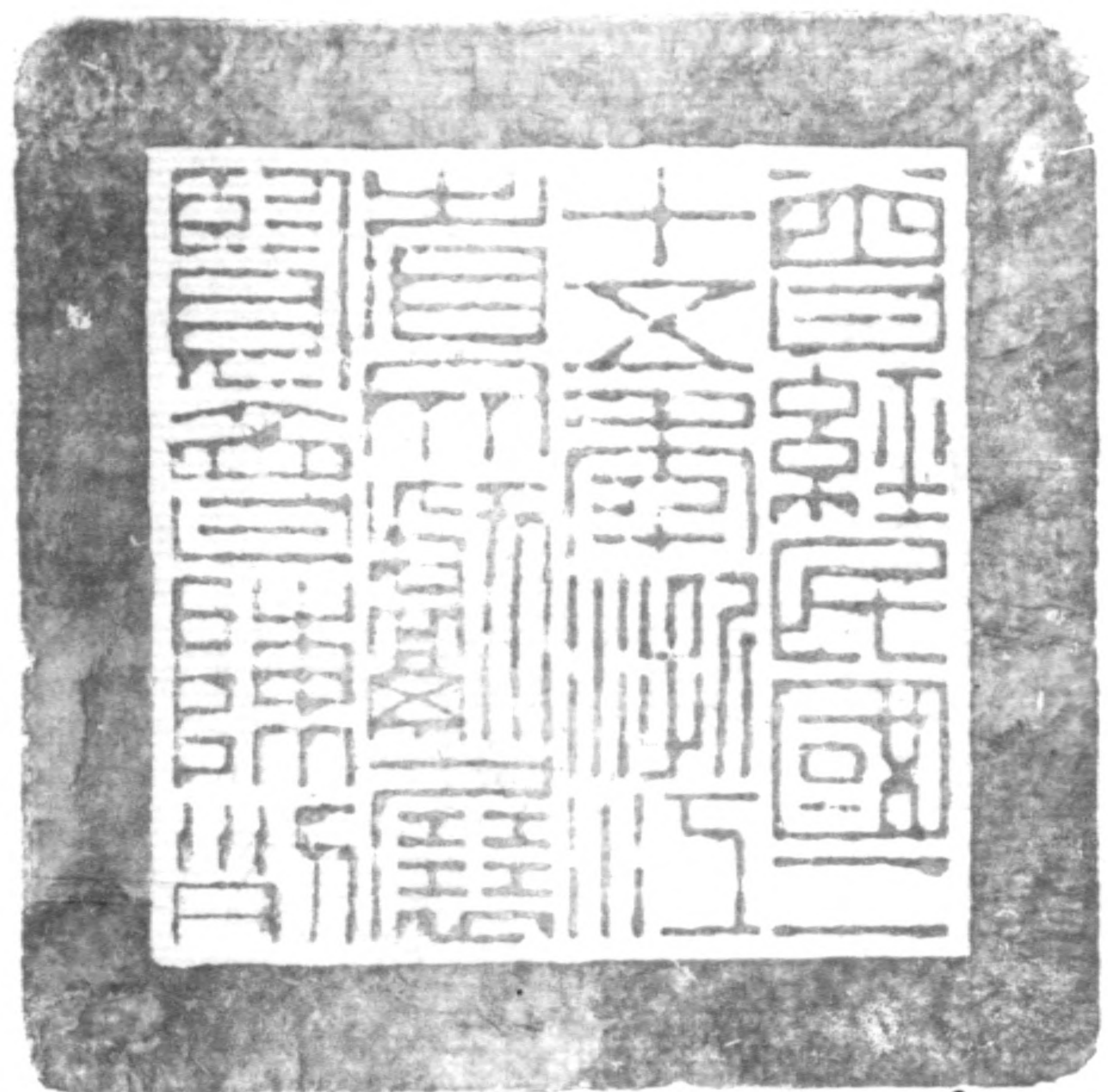


總
520
816.1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正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于八索或云
即八卦也大易探賸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
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于市或乞覽其犖然當于心者
嘗寸紙錄之投空函中積若干紙猶陶宗儀之篋也于是傾函
而汰之幽賞僻證頗掃耳目之凡近或見聞共著亦貴其冷雋
有裨帳枕恨限于管蠡之內一窺一則于四庫五車尚未染其
指敢云鋪糟啜醢茲祇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林
吾家所自始也樂操風子不忘本也且辱在泥塗啜之嚙之敢
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值于甲原則若之何曰

陳秦之賦木豆役也謹避君三舍時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于燕邸之晨露下



秦林外索目錄

秦林外索目錄

相益虫王祠
 禹治河

憇人氏

赫胥氏

黃帝

荆茹豐

光祠

舜妹画

善卷

四凶

河源

導江

九州

禹碑

石紐鄉

伯益

鸞熊

夏時

三毫

伊尹

鬼方

彭祖

文王翦商誤

世西伯

文王繫父

伯邑考

紂

伯夷紂齊不叩馬

太公望

微子

箕子

比干墓

麥秀之歌兩見

殷頑民

召公奭

八士墓

文王武王周公葬

二南

騶虞

微仲

周禮

司烜氏

昭王不溺死

穆王八駿

履霜操

河伯

黍離

東西周

石鼓文

春秋正朔

郭公

左傳

息媯

管仲

曹沫

子產別字

子皮廟

魯僖公六事自讓

介之推仙遊

號太子卧石

孫叔敖

程嬰公孫杵臼

夷庚

昭穆

提月

周道後進

易牙

長弘血

老子

關尹子

孔子

少正卯

孔子弟子

項橐

程子

墨子回車

晏嬰

柳下惠

顏回魯參仲由冉耕卜商

甯戚

竇鳴犢舜華

風乎舞雩

檀弓

子貢滅頂

日夜食

宰我

莊子逍遙游

漆園

田常

秋胡婦

大學在親民

詩小序

念

伍負

許庶

西施

慎子

鬼谷子

雍門之秋

范蠡隱太湖

白踐

五丁峽

斬尚

胡服

豫讓

段干木

塚書

汲冢周書

西門豹史起

勝臑

蘓秦詩

周破胡

稷直

孟子

屈原

陽臺

莊豪

聶政琴曲

熊相攻秦非熊槐

黃金臺

邯鄲

孟嘗君

五月五日生

廉頗墓

白起詔粟

叢臺

羅敷

邯鄲步

記里鼓車

蜀侯

白虎

荀卿

遺姓

季斯

孟姜女

坑儒谷

呂毋塚

高漸離

秦始皇壁銘

秦駐山碑

會稽秦碑

鞭石

追諡秦皇帝

長城

王次仲

呂不韋之後

魏王子騫

項羽

范增并

項伯

鴉鵲井

呂后父

陳平

陳餘

叔孫通

侯公

紀信

蕭何

韓信

丁公

四皓

應曜

戚夫人

張良

顏美侯

光舜禹湯

未央宮

未央宮瓦

長樂宮

甘泉宮

漢紀

許負

成進諫擊匈奴

陽甲城

南北軍

新語新書為漢

薄太后

伏生女

樊噲

孫邛

文翁

周亞父

楚王戊太子

董仲舒

七

壺関三老

酒池

巨靈

詛祝

蜀

嚴君平

嚴君平友

公孫弘

公孫毅

霍去病琴歌

鄒子樂府

枚乘

李陵臨沉令

八公

司馬相如弟子

文君麗盤

相梁詩

思子臺

茂陵

衛太子

烏孫公主琵琶

王父偃

東方朔疑塚

東海孝婦

漢祭金馬碧雞文

古詩觸諱

趙李

古文尚書

蘇武

韓犂

王昭君

朱雲殘酷

梅福請封孔子後

楊雄

公王峰

馬適求田強

西京雜記

常氏兄弟

光武微時子

春陵

攀倒井

光武故人

馮異母

伏波將軍

黔貢道番禹

銅船

銅柱

班固漢書

石敢當

射鳥辭

陳蕃兩郡懸榻

陳元鞞留左氏學

童恢

章帝耕懷縣

孝子

泰山都尉孔寅碑

張道陵

大人文人

潛火剛火

石經

義田

手文小同

董永孝感

蔡琰先女

張魯母

陶謙

魯王梁王二策

諸葛亮

木料流馬

龐統

關羽

孟獲說夷

梁父吟

張飛

馬謖

關興

廖式

卻正張通

棗林外索

天地

鹽官談遷孺木輯



皇甫

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

二里分為二次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

間距周天積百七萬九千三百五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里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騶衍曰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

居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降委魯也大梁趙也實

沉音也鶉首秦鶉火周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梁宋析木燕也

棗林外索

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西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出成都禮殿画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淮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翼年次人皇氏而居天下盤古之名豈謂此耶 揚州府志 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盤古為名

燧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燧人游于日月之都寓于南垂楚南垂也

廖道南楚記今楚溪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矢信猶有燧人之

風

伏羲氏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伯山先生問張雅菴甫曰六十四

卦始于何時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

卦則三皇堯舜時事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

上古已然矣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

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及宋人俞琰集

說亦為無見若使易無取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願鑿何

狀矣 俱來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

索林外索

予蓋聞朗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改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通

伏羲文王墓前著草季子墓前掛劍草鄭玄讀書山下書帶州

巖白茅孝女拖筮州皆偃仆

神農氏

隋州屬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鄆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
對高貴卿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深
錄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寶髮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黃帝堯橋山

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麗有黃帝

廟山周城塹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舊傳黃

帝騎龍升天其臣左徹感恩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于秦

皇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葬衣冠于此者亦臣子不

思直言、黃帝故曰莖衣冠、稱君、堯曰晏駕、雍勝略
鳥翔為黃帝乘龍事、又武陵寰宇記、延溪有柘樹、若干枝、條暢
茂、嘗鳥巢其上、枝下垂及地、鳥去、枝偶折、群鳥翔、嘯不已、王人
取其枝、為弓、名鳥翔

倉頡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始製文字、南樂縣吳
村人、禪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睿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
理山路、洛水之泃、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
居陽武而葬、利鄉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禹、七河之津、是為玄帝
也、役御百神、名至雷電、乘結元之東、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
陰官之印、皆移安息之、不封而填之、騎羽山、銅為寶、湯以獻于
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陽首山事同、商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
得其說、而紀之、尚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理甚不足存者
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荆茄豐

黃帝之臣有荆茄豐、左傳註楚有茄人、城張楫音荷古
樂府鸞何食、茄下、丹鉛四錄

常儀

棠林外索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俄今月中嫦娥之說本于此又有引天問云何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以為羿妻乃必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託言河伯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妄與者隱其詞為喻耳馮元成集

老童二負

老童即騏山神者童也顛項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泰容黃帝樂師也

疏為山今延安綏德州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竇窳帝為桎之疏為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

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疏為山於盤石室中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堯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夏旱邑民禱于堯祠如期而雨秋稼未登民艱食神降靈然前近祠民曰山陽石盂為堯釜可取而食掘試之果獲堯飢者賴以全活傍郡聞之來取者十萬餘人迨殺堯始無堯

巢父許由

巢父政居在東昌許由友嚴信蜀之嚴道人張莘博物志

棠林外索

稱司馬遷云無光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考天者為之棲
賜叔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蓋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允讓
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
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允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身
左傳云天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允四岳則太岳非由身高士傳
允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與按伯夷傳太史云箕山有
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允
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于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
由。

舜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
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允舜之世云舜祖幕生窮蟬窮蟬
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贅腰產舜質之史記蓋同出自黃
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
稷台壘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密不密下傳季歷猶十
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
為一人又刪殺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
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
亦迂哉 楊慎丹銘錄

帝舜仲冬朔巡狩至大茂山阻雪遙行望秩祀忽廟傍飛一石
棠林外索

墮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于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石
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于渾源之恒山五代先
河北宋界白溝河遠祀北岳于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廣四
尺厚一尺二寸於舊密廣狹不少曲周縣志
舜崩于蒼梧非桑條即宋道州工人述舜丹成琬去如軒后葵
衣冠故事馮元成集

舜妹画

世但知封膜作画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嬪人
吳郡沈顯画
鹿王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顏延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
崖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于有庠蓋此
地又道州北六十里舊傳象封于此後人祠祀之唐刺史薛伯
高毀其祠柳宗元作斥鼻亭記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
州考民風披地圖而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
則賊居有鼻而天子之吏寔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
之意哉命亞去之于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于江又國朝王
守仁有象祀紀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素林外索

帝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裔自干羽
兩階之後家、祠舜因訛而為舜妾于此至稱二妃哭舜泪滴
于地生斑竹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妃時
必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許亦百歲豈能盡無恙
相携至于窮荒地耶

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
有善卷增辰溪有善卷塚宜興有善卷洞宋政和間賜號避世
高蹈先生

皋陶昏

淮南子皋陶昏而為大理此則安怪誕之說石泉嘗云即使皋
陶昏而為大理民亦不寃也蓋假令之詞耳謂陶真昏則虞
書皋陶孰都而孰俞之焦周說格

后稷孫

后稷之孫叔均始教牛耕山海經

四凶

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
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東山以變
東夷由此觀之四族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
東林外索

要荒之君長耳東坡志林

蘇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 開州城西十里蘇
隄自濬縣入界相傳蘇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長城
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 三名尚書作禹以人在山上唐
玄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禹王祠

密縣中王祠云百虫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令必躬親
祠祀最古 密縣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為西河冀州呂

梁山峻流激從呂梁北鑿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自
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之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經孟津過洛
澗 華至于大伾今大名濬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水今真

定冀州枯降集至于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趙深三州地也北
分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迎之以入于海簡潔一水先儒
誤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
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
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於磔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
濟金隄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于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
原今德州也徙頓邱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瓢子口今開州界

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館陶今臨清也又決清河實鴨積口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郡金隄決平原溢渤海清河信都渤海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楊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楊劉今東阿也一統志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蘓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釣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南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于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竭石

苞淪于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身今亦湮塞姑存于此
慶雲縣志胡蘓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其水散若胡蘓故名禹貢許商注在東光無棣之境

南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漢志云南出且空也河勢据高歌陷首形焉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統城下東北入海萬曆六年本郡檄欲開掘通德州四女關河入海
河間府志南津見在東光禹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禹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上入訛呼為猷河一聞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獨慶雲頰大河而立邑古棣城亦去古黃河不遠郡名許水亦

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里簡河改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改處也如是其水漫、經縣南又統東北經棗園橋入海

覆舖河古名覆盆在慶雲縣南二十三里爾雅云狀類覆舖故名蒙宇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陵縣西三里山東通志曰覆舖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陵縣在慶雲之西海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流經陵縣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鈞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鈞盤河在獻州東南二百八十里獻州今為獻縣在慶雲西北慶在獻東南二百六十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改道也如是夫

馬類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類河里河有灘數處國初設類河灘牧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馬負之馬類河也爾雅曰狀類馬類故名縣南鈞盤簡膠諸水悉匯于此至海豐縣入海

河源

河源出自崧崑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崧崑麓牛河為必力赤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麓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余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埒

刺其山竅高大四時常雲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元僧宗泐

俞安期曰余志涅中賦黃河歷考載籍則今所稱積石山在河州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關縣山也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績大非川失積石以東之地乃以關河靜邊鎮置積石軍其後又陷于吐蕃久之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遂指積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紛、祖其說以攷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郭璞注云山在河關縣西南羗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

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范曄漢書並同水經與山海經文合酈道元注謂之重源後漢書曰段熲自涅中追燒當羗且閉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窮追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固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載皆盡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有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山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存今所謂星宿

海河源之不出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州達柏海上望積石山之文可謂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書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理山在金城郡臨羌縣志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至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三山中高四下四紫山古所謂崑崙虜曰閼風黎山勝國潘昂霄黃河記云吐蕃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鄧愈追羌入至此山咸云是崑崙山始于涼張駿時馬岌傳會獻說之言也馬岌為涼酒泉

太守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山周穆王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曄遂以崑崙載之臨羌而註班固地理志者亦仍陰書張大之詞諸地理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北乎然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甚高三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馭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木禾珠樹佛國調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康泰扶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穆天子傳云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王之數自宗周溇水以西至于

崑崙側瑤池十萬有一千一百里酈道元注水經按是敷說
以山海經謂里至互殊非所詳究蓋攷之山海經而不悟崑崙
有海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
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在河水出其東北
隅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註云言海內明海外復有崑崙山
又山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
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
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女是
有二崑崙焉蓋穆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

關西則限以蔥嶺計其里至度其在所是介蔥嶺于闐之間矣
蔥嶺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海
經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禹本紀所謂
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取屈從其東南流又
南入蔥嶺山者是也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是其
後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乎于闐蔥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
遂有焉耆崑崙之論不信夫禹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
川尚書近之獨不指尚書亦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之紀乎又
水經載河水由蔥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泗澤班固載河有蔥
嶺于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即泗澤也去玉門陽

關三百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
范曄載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蔥嶺六千餘里其紀
河源與因同天漢自燉煌西至益澤列起亭障戍已校尉屯于
車師都護之府置于烏壘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蔥嶺于關
之流入于蒲昌漢史官卒目所經見因曄之載諒非綿邈許度
之詞水經所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因曄之書入証往、昭合亦
非徒妄由漢以來彰、較著嗣後唐咸亨中薛仁貴征吐蕃敗
績失河湟以西之地移置積石軍于河關靜邊鎮今河州所謂
積石山以西地也又之遂訛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石
東北星宿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遽入於酒泉臨羌之境矣

且高書崑崙析支渠搜次第序之夫析支即河曲羌所居都實
所稱九渡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析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
在析支之上而都實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
崑崙在析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
河湟華夷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千年邈無經載迨于劉元海使
吐蕃胡怪乎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
陽元之廣記馬端臨之通考不改前代之籍堅執乎元禹之詞
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鄒道元之傳是不怡元禹所記
之地皆漢隋唐初諸將如段熲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
行之地也至于潘昂霄之記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崙

之壅千載不移深可慨也

導江

國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
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深益廣演迤
又西至灌口其波蕩激不可過太守李冰鑿離堆以分其勢別
流至成都引以溉田畝皆常稔稍下至彭山渡與經流合少折
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而最得春撞沸吼曲行五
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
復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
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鄂都北行過

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
白蓋赤甲諸峰正在望中夔城居巖巖堆上十五里城下魚復
河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巖瀨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
峽口自是山勢未溢水深不可測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
委蛇而行沉沈無聲窮猿古木豐草怪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
至歸峽兩岸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剝開望
夷陵如咫尺由夷陵東北行五百里至荊州流始緩廣可六七
里東南行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曼行北行五百里
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蘗九江五百餘
里與彭蠡水合北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盲風怪雨發作

無節舟人以江豚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
當塗水過采石磯至大勝關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師城下北
過龍灣楊子廣可四十里至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
江陰入于海

九州

禹貢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周禮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
爾雅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响峻峰又傳在
衡山縣密雲峰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

以紙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龍觀中隨俱亡後僉憲張季文
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嶽麓書院皆蝌蚪文字
凡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不一云石帝禹刻南岳密雲峰山頂

之間水既石壇之上內三字剥落 明嘉靖國子生沈鑑自謂
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嗟聖輔佐卿水處與登鳥獸之間參身洪
流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因不辰往來平
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神禋鬱封塞昏從南濱衍衣制食
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猛又為釋義謂得此刻禱夜夢一長尺
挈一古瓶授鑑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負腹內全環四口旁橫
書三字曰其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窈而忘首一字起

誦碑文沈然有省竊為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園子
祭酒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鑑所辨神禹碑文也禹
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所考信然吾方以不得考其文契其義
以為憾見生此辨已一快于心遂知其然否乎且沈生自叙夢
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异哉宜從刻諸碑陰以俟後之君子必
有能識之者竊謂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壁中
當是時已謂蝌蚪書廢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釋
止據後世楷書一端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盡又何言蝌蚪
哉此碑為禹所遺之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曆間副使管天
勳刻置石鼓書院

衡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顛下尋方廣經岫嵒之麓未
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岩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
識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鑑得於嶽
麓書院小山草莽間刻苔剔土榻傳人間蓋宋人所摹刻也生
誤傳以為禹本刻甘泉亦未之攷蓋禹去今數千年衡山石質
殊屬當時無碑碣必刻之岩間風雨冰雪之所剝落泯沒久矣
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貴於
宣王石鼓使有之豈皆或道之哉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榻
本余初見亦疑禹稱王不宜稱帝今乃帝禹刻三字即宋人所
刻偶誤耳余昨經寧遠榻九疑山蔡伯喈隸銘亦出宋人所補

幸有題識可考則漢刻出岩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石堅故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尖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身豈前此一無題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皆取象山川虫魚草木之類禹精于水今篆體皆有流水形出禹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元用修在滇南釋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天然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安得不得約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于靖陽行臺憑几集

何待即喬遠曰禹碑後人屢作古人書皆瘦勁蒼頡做鳥跡為書時未有筆安得肥澤如物象然若筆為之且禹書淳化帖有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謝肇淛制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篆非鳥後人以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跡吾未信以為然

石紐鄉

帝王世紀禹生石紐按石紐鄉在汶川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東門張尚書邦奇攷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殺以入為去政以益為翳也字有四聲者多

轉用如益之為醫去聲契之為高入聲鼻之為符去聲君牙之
為君雅者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异文者如陶之為繇
垂之為倕繇之為鮪也之為備討之為受問之為羿是也此古
字之通用也史記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醫益疑而未決也
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德
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馬遷二手
矣故其乘次如此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醫為二人又以相醫
為皋陶之子則嬴卽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
盛于西徐延於東趙基于晉使相醫果皋陶之子穰文仲安得
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子墮歟至夏啟時則二

百有餘歲矣夫老耄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
二百歲以為身後之許乎全履祥伯益辨
次子伯益也水經註
益字墮號帝高陽

鬻熊

夏鬻熊為宗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禹于安邑又文王師鬻熊
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
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
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近述七篇

夏時

三代悉用夏時本政月見巴州楊格春秋攷正

三亳

商始居亳今鳳陽府亳州書有三亳偃師縣西十里帝學所都
非湯也皇甫謐辨之曰西亳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商即
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亳宋州北五十里大
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亳一曰景亳景山名或云汝城為北
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
畢陶鈞于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
此二事甚僻馮衍顯志賦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
五歲竹書紀年伊尹墓旁生棘皆直如矢鶴林玉露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禹魚之才也猶書曰迺衡云爾而說
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李廉河南通志

鬼方

高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句
奴傳夏曰淳維高曰鬼方周曰玁狁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曰
乾狯廣曰狯狯及永定辰溪諸蠻俗多尚鬼朱子之疑得非此
耶

彭祖

錢鏐歷任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
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季為周文王之師去竹氏錢後世道流

見彭祖永年乃援入人仙通鑑及道經武夷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錢緒山先生集

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于西山下墓至今猶存號曰社兒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見史蘭記安吉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亡山周末彭祖家于此而亡故名後漢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亡而思之欲徙會日暮而共是夜果為刺客所殺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模山一統志武夷山箴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仙列

傳

太王剪商誤

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說文引詩作實始戡商解云福也

太王居邠、與豳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豳字如幽乃改作邠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改字從邠而豳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刊改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西伯受土璜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

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賈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楊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而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得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谿傳文》。北義經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為融陸績王肅姚

信俱言周公作文，陳臯辨文詞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邑考為紂所殺，則是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紂商紂貯酒之處，曰酒池，遺跡尚存。平臺縣北五里沙邱，臺通考云：大鹿之野有沙邱之臺，紂所都。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薨，葬此，穿塚得石椁，有銘云：不馮其子，衛公奪我里。子常曰：靈公之為靈也，以矣。始皇東巡，回崩于沙邱。今平臺廣崇皆有沙邱。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云虎豹橫寧焚山而不顧殺粟稼屋橫寧絕流而不顧釣網所至天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蓋規矩而進者全礼義者也權救上下而君臣喪上下正礼義不得不全不能濟于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器矣施是以佐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叩馬而諫計救粟而顧釣網者也是教語詞諱而義當然叩馬之事不見于詩書而獨稱于史記者人有疑其傳會者愚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動夷何不預折其謀而直于披甲上馬日引此教語竟無阻孟津之戈戟何為許草、若此知其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

薇之說亦皆好事之口粟既周粟薇獨非周家薇乎遜國而貧餓于首陽故甘就文王之養苟其不飢矣以就養彼二子者豈甲屠狄比而受養之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馮時行藝海問酌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墟相傳太公垂釣處釣臺在河之中二水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沒 關天南宮遠最宜生三子學于太公望、曰嗟乎西伯賢也四子逐見西伯于美里 尚書大傳
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紀年 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 紫微斗數 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面縛叩墜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是陸梁左氏春秋鐫曰微子啓如是我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
是且不辱于紂而面縛於周人之壘欽逢伯孟詵言以悅
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焉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
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于此墓前有銅盤銘曰左林
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事茲焉有寶又有殷比干墓四字相傳
孔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立墓篆文奇古一
云前岡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保一本靈作寧今元衛輝路教
授王悅摹刻 明萬曆丁亥周思宸辨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
都比干墓此地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墓
為無疑矣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設若有墓則
魏孝文之祭中何于此而弗于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
若求古來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
立信然哉

國朝彭時詩萬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護勞異代加封諡。正恐英魂不忍聞。

麥秀之歌兩見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曰
麥秀漸兮禾黍油、兮彼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故墟見麥秀之蘄、兮禾黍之蠶、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蘄、兮黍禾油、彼校童兮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北魏孝文帝名闡義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惟有造甕者止其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云今日百姓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恥伽蓋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風俗通又竹書紀年一百十九歲八士墓

襄城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塚

文王武王周公葬

棠林外索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政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 皇覽曰文武周公塚皆在京北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塚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天塚是也又以為文王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 雍錄 俞安期曰余謂周家四塚及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竊嘗疑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伐紂之君力不能高封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木應遠如秦漢之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十丈二也武王既去豐遷鎬則獨於塚乃

隈逼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亦無是理三也文武都在豐鎬而渡渭遠葬豈溺于形勝如周公下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前高後低文武之水漸下于涇者三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墩也夫咸陽北阪中隱、起脊、南漸下低渭脊以北漸下低沒而所謂文王塚者在脊以北者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容所云仰瓦之勢作墩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墩相類者為武王塚耶間語之交通咸以為妄及考通志亦噉背子抱孫之說第謂東

向為合獨謂原之為地豈渭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豈跨
渭而名一曰在鎬東南此為明証自唐顏師古一注之訛臆釋
者遂指咸陽北原為畢郭雍大記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記俱
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俱
曰畢郭既以此為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陵昭帝之平陵
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郭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下
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王
為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周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前
後之相悖耶蓋不究故安陵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之
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為周文塚祭之矣
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 陳氏曰禮記
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叔之子稱蔡仲身古
者謂殷人立弟周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

棠林外索

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
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夫
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
立衍以衍况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稱仲明其為太
子之弟膺也蘇子由古史自注

周禮

周禮壺涿氏掌水虫欲殺其神者以樟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
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樟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于木而沈
之則龍罔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
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時至唐宋已懲改火之
不行似已久矣詩又吟咏之詞未足據也謝肇淛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于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反
濟漢之入以膠舟渡王及祭公溺焉大記曰王征荆蠻旋涉
漢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祭公王因是發
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右辛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還反涉
漢梁敗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于西翟

穆王八駿

穆天子傳華騮綠耳赤驥白驤黃踰輪盜驪山子 張華博
物志赤驥飛黃白驤黃騮綠耳騮踰輪黃盜驪 王子年拾遺
記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履霜操

尹甫吉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操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紀不載
朝履霜兮 晨寒未明其心兮信讒言孫兒離別兮摧肺肝
何皇天兮遭斯惡痛殘不同兮思有偏惟顧盼兮知此冤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聞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

為河伯之名似誤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又未亡不得憂蕙不識于物視彼
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理 又尹吉甫信後妻而殺孝
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

東西周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
初立封其弟揭于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郊鄭武王遷九
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
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
棠林外索

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為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豈
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
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國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
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騾君子既獵既獵云遊
麇鹿速、君子之求擊、因調弓、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俱
俱、是是即御即時鹿鹿速、其來大空、悉我驅其僕續
續、續射其豚屬、甲鼓
沂繁泛、丞彼朝淵鯉鯉處之君子魚之漫、有魚其勝獵之、

白魚鰈落鰈其道底鮮黃白其鱗有鮒有白其翅孔底鬻之奠
之洋、趨過趨其魚維何維鯉維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乙

田車孔安鑿由勒駢翰駢六師既簡左駢翻、右駢馳乾馳

我以濟于原我戎正陸宮車其馬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麇鹿雉
兔其原有連狗其戎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而弗射多厥
趨力趨君子乃樂丙鼓

帥彼鑿車忽速填如秀弓孔頌彤弓笑、四馬其馮六轡沃若
徒駢孔頌駢騎宣傳首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際陰陽趨、六馬
射之簇、有龜如序獸鹿如兕怡尔多賢迎金奉雉我克允身
丁鼓

我來自東，雷。陸雨奔流，逆湧盈。深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汗。
鑿洎。忌。妻。丞。士。駕言西歸，躬舟自鄔。徒駢連。綽連。惟舟以道，或
陰或陽。極。梁。深以戶出，于丞。方丞徒。違止其奔，我以阻其乃。
戊鼓

宣猷作源，作周道。逆我醉，攸除師。彼改田，并為世。果希微，感。
乃。呂。漆。粟。作。楸。其。板。板。楮。庸。鳴。條。亞。若。其。華。何。為。所。存。暨。
水。盤。導。旨。相。此。昭。已鼓

徒御嘩，然為師旅。填然會同，又譁以左。戎陣弓矢，孔庶。滔。
是熾射，夫罵夫。其奪舉，悉去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率左右。
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復古。我來攸止。庚鼓

彼走躋，馬庶哲。華。雉。鹿位多廢，微我師。氏憲。文武
何其一之。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自惟丙申。
旭旭杲杲，我其常導。革馬既迪，教夏康。駕彼四黃，左騄騁。
右駉騂。際戰以奕，汝不執德。矯翰黎。旌。標。存施。公謂大
來。余及汝，茲邑曷不余及。壬鼓

吳人憐亟，朝。儼。揚。載。西。載。北。勿。奮。勿。伐。若。而。出。奇。進。猷。用。特。
歸格藝，祖。吾于太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菹。寓。逢。中。圍。孔。庶。鹿。
原隰既地，疆理。曠。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癸鼓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
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
西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不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
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然而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
也與宣王嘗出鎬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駕言
祖東、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
得更云祖東也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為
車攻之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峰蔡氏竹坡

葉氏夾深鄭氏南華周氏王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
氏康侯胡氏王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又張敷言史
伯璿陳定宇熊百可黃楚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
荆石邢子登陳方域張西銘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
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身夏
以前、斷自建寅而已

前此朔項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
繒然年代以遠典冊易清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改

而時月不改者為秦天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處後世魏
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武豐建子為正月而一
月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弔于月而四時用之弗改皆襲商周
秦遺意儒者不察泥于載籍所聞往往紛紜語曲遂謂三代咸
改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正王月言人人殊此無論孰夏
與以律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身周奉魯辭從主人
亦為敢以一布衣翹然抗改時易歲之權間嘗稽之春秋天
時災異表禾非時祭祀失典諸條靡不與周家建子為春者經
緯脗合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八年冬十月國夏正之八
月也若亥月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又隱九年三月大雨雪

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九年三月國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雷已
發聲不必書矣又僖十五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廟為
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隕霜不殺草一為僖三年十有二月書隕霜殺菽一為定
元年冬十月國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殺改
紀無異詞

書無冰者三一為桓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元年春二月一為
哀二十八年春國夏之十一月十二月皆不當無冰者也若夏
正春則非恒燠之灾不必書矣

莊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禾及無
麥也莊七年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知之
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固夏正之五
六七月也蓋雩以周六月建巳為常祀今所書均非雩時也然
成公三年夏大雩曷書乎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卯辰
兩月固周之夏月也

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十五年夏五
月辛亥郊哀元年夏四月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
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周正也若夫秋
嘗冬蒸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

卯蒸夏五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原宥乙亥嘗夫非
時必書而正月書蒸皆見五月再蒸之禮所謂先朝以起義
非謂不當蒸而書也猶之乙亥之嘗寔志壬申災變以朽餘而
薦先公非專以不當嘗而書之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天子未
遠傳所載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夏四月
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占克虢之期其九
月十月之交年豈非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也僖五年
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朔也不曰
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固以為春也雖孟獻子有云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不繫之冬與

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改也斯子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考陳寵之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正朔遠遷曆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言春孔子割夏時以折周月如胡文定所云不幾誣聖經而昧昭代哉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于有二月斬冰豳風七月之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暮之春於皇未薺斯之六經歌詠均以夏正紀事何于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不以夏正雜周正

并行凡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家宰正月之吉始和布于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遼人正歲簡稼罷凌人正歲斬冰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要之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廢其中如內宰中春命婦蚕于北郊司裘季秋獻功裘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員卽夏日至于澤中之方澤其以建寅垂方策者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詠百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循俗稽古如今人稱攝提孟陬等語不復遠泥時令故有以寅月起教者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有以子月起教者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六年乙丑歲之百月也交食并慙未容申以臆說若七月之

彙解詩者多謂公劉居豳時唯夏代改周公陳詩仍用夏時然一
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雜用昭代
小令與作周官同旨乃孰謂周家建寅不建子竟以周禮豳風
而並疑春秋左氏諸書乎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
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嬴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
時小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嗣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
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仍用以
起教不然伊訓所載何適合踰年改月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

乎嘗按左傳昭十七年梓慎云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謂陽
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周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所
受之矣然猶致疑于尚書教語者獨不觀敎言張氏之說曰顧
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朝而自怨夕而復得尤不須正月愚亦
謂極前即但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太祥適為三祀十二月之
日亦無擇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
審矣或謂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
元祀列于湯崩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則然
耳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焉知自周以前盡如周制乎政恐夏忠
棗林外索

尚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脩事固不可知也尚書正義顧氏曰殷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并不待正月為首也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寔有年所改史紀月表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正月為端月避秦諱也以閏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所據而文類類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紀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乎間考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月令也與十一月沒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與夏正之祀典無异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

初所改特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周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強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疑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政也 其三

郭公

邢延舉坦齋通編畧云夏五郭公人謂郭公或未然疑有或之類意郭公是一物記异本章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郭以上山

左傳

昔人謂左傳衰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左氏非左丘明也孔子稱巧言令色為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左

氏被春秋遂以謂親受業于夫子胡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而
太史傳孔子弟子亦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失之浮諸
近于巧言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于左者兩事一胡伋之事
春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曆早
已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故春秋書丙戌衛
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身今日蒸于夷姜而生伋
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妻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伋
壽又生胡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胡能諸兄壽能
為兄竊旌設祖必已近于成人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
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
亂存什一于千百夫子比其篇什正其體裁然後謂之一經季
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夫子生八歲安得所拜習皆吾
夫子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子劉歆父子而君子斷以為
漢儒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左子鄭志內蛇與外蛇關於南
門於號志神降于莘於魯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上書
蛇自泉宮出如先君教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于晉書狝突
遇太子書野人與晉文公塊書魏顆見野人結草亢杜回書文
公出極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弁玉纓于子玉於衛書相
奪子牙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聲伯夢涉垣食瓊塊書獻子見

梗陽巫鼻鳥鳴室社嘻，出書穆子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書伯有為厲，書石言于晉，魏榆書寶龜，倭向書秦死六日而蘇。若此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詭詞近于讖緯術數，非春秋不書事應之旨。昔人謂多言舉典華繁寔寡，必非正明筆也。馮時可談

息媯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穎上人，今邑有管仲鄆，相傳仲改里晉，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不甚遠，必有所

據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謀于莊公，用之敗齊于長勺，自是魯未嘗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也。首劫齊威侵地者，非如公羊高採并說載其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寔而寔非也。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二十五年六月壬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字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洧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祀之河南通志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場廟或因公而訛也

魯僖公六事自讓

魯僖公過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東海黃瓊傳

介之推游仙

介之推姓王名充介之推與趙宣子游旦有黃雀在門上晉文公异之後見東海邊為王俗翁賣扇仙史

豳太子卧石

內邱縣魏太子殿內石蹟六尺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敖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公孫敖之子僑封于寢丘一曰潘鄉

孫叔敖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馮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為令尹左傳所謂蓬子馮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言甚誤楚寶楚相孫君諱競字叔敖見漢期思縣宰段光所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殘闕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

尚存 陝西韓城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
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
孫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
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年安如是嬰杵臼之
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田汝成西湖志

陳曰左傳不載嬰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于晉侯乃言武而取
其田是無嬰臼之事與史記异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
復武立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

氏畜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臼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道也二字出此
李善侯詩紀別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節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
面而向明也其讀為節先儒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
作昭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中庸朱子義問

提月

凡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

景龍文館紀云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謂晦耶

周道倭遲

周道倭遲作周道威夷險也漢書又作都夷郁平也右扶風有郁夷縣馮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雍巫也雍人名平字易牙實誼新書作子牙

萇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萇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教里之內土色尚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屬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子刻簡王四年丁丑任周為守藏史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敬閔令尹喜西入老子開天經

老子偃姓而生聃耳下垂故名字伯陽父聃陶之魯孫曰為夏大理諫閔龍逢不當誅死之其子聃走之毫更李氏李者理也變其文而存其音不忘父也歷事成湯大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文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山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周室圖書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寔師之故曰勃

比于我老彭若^方士^謂為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鏐
彭祖析為二人非也^{豐坊道德經贊言序}老子墓在藍屋縣西
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車未虧倍子行之
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于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麾之及
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嘗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
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羊食牛馬刳戟不能難
也故連滴之流久而成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
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
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

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為生天
之所興始于不始生于不生存于不存亡于不亡又
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借財貨
不足民人愈僂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相
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异是非之變衆則
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雕琢文采奇變異恒以褒有德以
別尊卑攻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斫肌膚斷四
支疏遠不隱親不私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震慄盜賊愈多
又曰夫飢而決食渴而倍飲熱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不除其
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強也喉中有疾不可利也蚤蚤著面不

可射也蟻虱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沒也同明人之
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
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异而外
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
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
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詭凡媿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
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書所不
載按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定為三十三篇則
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身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
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

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
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交廣間道流又持關尹子道機經一部是督軍王圖
所撰此偽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滌若
夢虹飄、如履游海外之語則真書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殺梁氏同
第曰十月賈逵註云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戴賈逵語云年三
十五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

與公羊穀梁寔差一歲考長曆二十一年乙酉十一月無庚子
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嘗從穀梁氏註
謂己酉為己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
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
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于十月改己丑為乙丑長曆
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
乎馬遷後時而踈陋吾無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載
子丑二月於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即位于歲首
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天子移之乎左丘明周人也正

乃其所曆夫改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天子

胡為虞商之從哉崔銑

孔子辭虞下終不盜帶鉤許由讓天

下終不利封侯淮南子

聖樂經以孔子為先淨菩薩老子迦葉菩薩頹子曰先菩薩破邪
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梁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

祠唐景福二年辛巳孔子適楚經北南唐改曰儒童寺王芝堂
談薈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餘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子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
同秦丹頹何不載于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于史記既不可偏

桑林外索

廢而琴牢陳亢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蘇轍古史

項索

史記項索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汾州城西北三十五里有項索祠
達卷黨人顏師古漢書註云項索也此必有據後秦符
朗著符子言項索詆訛夫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亦如莊
周稱盜跖魚父也墨之稱墨屎娟婢也豈足信哉

程子

晉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葬平陽之曲沃縣有祠
程本字子華博學通墳典有卓異之行性闇爽不肯苟容于諸
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過孔子于郊

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有
子華子墓在程子岡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于鄉塾
內邱縣志

墨子回車

邑鄉朝歌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載顏氏家訓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騷捆韋織屨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
疑晏子出奔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仇其難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白之造于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
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致死吾將為北郭子
索林外索

死又自刎公聞之急追晏子反

吳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于此北安古州西二十里州志云耕者每得

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齋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豚肩不掩

豆一裘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然豈其然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下而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

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儒顏氏家訓子路生周顯王三年已

未九月七日 永年縣西五十里斥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

河縣西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返而道卒因葬焉

孟津鄭城俱有伯牛墓 詩小叙是子夏作秀水項子王 利賓

家有子夏易傳卜子夏一百二歲容齋隨筆

甯戚

甯戚字戊淮南子甯戚飯牛是也

竇鳴犢舜華

竇鳴犢舜華殺于趙簡子見琴操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

名曰鳴犢鐸犢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犢說苑曰趙有譯名竇犢

史記世家曰竇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犢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

犢字鳴犢聲轉字异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

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海為蜃龜鼈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實擊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衰無賄哀無德不衰無寵哀名之不令不衰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馘敵之動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風乎舞雩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于澤行乎澤也馮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滅鬚

子貢滅鬚為婦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知其形王充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史推合朔在後明旦日食而晝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季斯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廐因弑簡公又劉向別傳曰成子與宰予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

起鵬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
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
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子誤以為宰
子皆不足信也古史

莊子消搖游

予嘗問名消搖游黃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
竭其本搖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游于世若是
惟體道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誤隨向郭怕莊、周為齊物尺
鷗與海鵬之二虫又何知乃能消搖游乎黃山谷集南昌黃介
墓志銘

漆園

蒙城漆園漆園莊子為園于此其中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
上嘗微作雨他處無之蒙城縣志莊周字休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榮即梁惠
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
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任楚乃言仲尼之楚、
入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
往有之學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
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惟信己之意而已
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其漆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面而蔽于隰子之喬木成
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離教則止之相室曰變之臣
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愚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
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稽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邵氏合葬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在親民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碻
之言親間舊、作新舊此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按後漢書衛
宏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
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為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
故多用毛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都人士之
序用緇衣語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未出于子夏矣
東萊眉山皆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
間有繁重時失經旨理或然也

念

詩序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韓愈疑為漢儒附會
夫差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曰念

伍員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于穀梁傳曰壞宗廟死陳
罷捷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捷墓之與鞭尸則有
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
求昭王弗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
胥操鞭捶宮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員掘平王之
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予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
盡信也子胥之父誅于楚也抉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干
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良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復
仇于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逮楚擊而後動

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
胥之為人深沈好謀強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于一決不顧
其後者也伍參以却之役食采于椒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則
太子太傅貴顯于楚者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臣隕世臣而
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于臣子胥之仇宜
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
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于吳扶
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
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伯業可成焉吳即所以為
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

莊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君甚至廢毀宗廟
潰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樂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
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
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政太子之子以得之闔廬亦宜接
兵休甲待楚人之心無敢僂辱先君之尸以怒楚之宿將舊
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驕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
者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為
孝也獨不慮先人一抔土楚人尤而效之乎設令吳兵去楚昭
王復國哭于共襄之廟以先王之道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廢
伍氏之班寵而汚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乃載紀

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
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教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
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
威而蹈于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
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戍之妻夫費無極殺吳
君而囊瓦殺之是有德于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
其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公辛之弔懷將弒王曰平王
殺吾父我殺其子亦不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將誰仇公辛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
仇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

比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仇也吳師
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
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思得生王之頭祭葬父之壘而謂仇死
君之國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
殺其父而赦向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鏹以死後之紀事
者甚于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
敵國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
非可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味于復仇之義者
矣吾政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太倉吳駿公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于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為千乘

車昔不聽相國言乃用讒佞至今遠投江海自亡以來感
感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許然

許然姓辛名新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詡著洛球子

栗林外索

雍門之荻

左傳伐雍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樂秀解荻梓木也可為縣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寔周貞定王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戌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問史闕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宋之問詩又云一朝還舊都觀桓尋若耶鳥鷺入松網魚畏沉荷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楊升菴註其不然其云讀墨子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

有確見後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西子于江今隨鴟夷以終蓋以鴟夷累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隱五湖自辨鴟夷子後人因以隨鴟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范蠡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大史公顧采小說謂蠡后陶作陶朱公此好奇之過蠡薄知相而甘財虜哉向踐既滅吳遠都于吳與楚通問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能物色者甚矣蠡之不幸一辱為薄倖再辱為財虜究我今洞庭山中尚有蠡蹟蓋蠡寔隱太湖耳馮元成集

向踐

吳越春秋向踐至親共歷八季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共

都琅琊二百二十四年按琅琊山在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然齊地並無句踐塚豈有都于斯而不知墓于斯者則知句踐寔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秦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器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見楊用修詩

斬尚

楚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未祿也反以殺身時張儀魏之用事者使人邀斬尚而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胡服此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揉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漢官又名鷄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王製之吳師道戰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與襄子回車、輪未周而止索隱引策趙人青荊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于果馬却不進襄子視果

下有人，并見豫讓卻寢，佯為死。不此青并曰：長者吾且有事，青并曰：少而與子友，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將賊吾君而吾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遠乃退而自殺。

段干木

段干木，姓李，初封段侯，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木无字，德與魏都賦子干之德而誤也。案詩有出子宿干，干即地也。又有襄叔處干干止之秦，而秦霸是其證也。李廉河南通志

塚書

塚書

楚昭王塚在棗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云周禮逸篇。

汲塚周書

汲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于淮盜發，得竹書數千，東世號汲塚周書。

西門豹史起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立說矛盾，當時西門渠堰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園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起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
臣也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
水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不智豹
未之盡何足法于是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明蔡國熙循牧傳曰西門豹投父老於河威陵苦峻蓋愚俗久
淫不痛懲不止况姬教輩殺民女斂民財積罪貫盈矣借以雪
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予使豹不鑿
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真
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興利賢矣哉

媵臘

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
中國為之身冬至後三戌為臘又魏辰日為臘晉丑日為臘
五秋有禮曰姬劉吳書注謂之媵妻楊子曰不媵臘也欽哉

蘇秦詩

蘇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縱連橫兵革不戢文
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倫民多偽態音替
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音留明言章理申兵愈
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音平舌敵耳聾不見
成功行義約信音新天下不親

周破胡

秦林外索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即瑛七修類稿

穰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閔王殺之天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
望日冬牟鄒人因哭孟氏廢賀節之禮遂以成俗年八十四
孟子生年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八
十四留青日札聽兩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在言周定
三十七年、近黃梅習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定王為
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
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為

周顯王四年

孟母仇氏元成宗貞元二年縣尹司居敬修孟母墓立碑云母
季氏未知何據仇音掌

宋人脩孟母墓得小石跪像世傳孟子蓋亦自刻其像殉之是
以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蹠而坐于其上
正如今之胡跪者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
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
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又據關里圖像志引元鄒縣
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連蹠向後屈膝當
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因知

今所視為晚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改晚非矣此像最古最真三遷志

屈原

隋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有陽臺廟宋玉嘗賦高唐于此世俗誤傳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

一作雲南志據史記言莊濠取滇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

留王真正德間雲南巡撫錄此欲翻濠或曰濠即盜賊見于諸書遂止按盜濠柳下惠兄乃魯人莊濠楚公族乃楚人濠大盜與濠同人因以濠名之非盜濠也又唐蘓渙少喜刺盜善用白絮巴蜀商人苦之辨曰白絮以比莊濠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辟崔瓘從事為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濠比之也從是攷之濠自是柳下惠之弟之名為盜故時名之曰盜濠濠亦為盜故名以濠渙復為盜故又名以濠賈賦曰謂濠濠廉兮李奇注曰濠秦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濠不可祠極是但謂濠即盜濠此不讀書之過也

此姓與氏濠姓莊氏濠魯人濠楚人李奇謂之秦以為盜名于

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續錄司馬遷史記云莊驕者楚莊王苗
裔也楚威王時使驕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還報楚會秦
擊奪楚巴黔道沮遂王滇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楚頃
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乃改
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隴巫黔凡經五千二
年不應如此淹久恐史記謬誤班生因仍范氏所紀詳考為正
據此說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驕為非然馬氏又云
豪即驕也考范書與注無豪即驕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南通
志又曰豪驕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品驕廉弓李奇
注曰品秦之大盜驕楚之大盜此以品為盜之始也考遷固范

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驕音居略反使驕為盜何不一引註
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天師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不其
疎可知又恐知不以品及連及驕耶正德雲南欽州驕以此故
不果王尚書元美云楚有兩驕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
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驕為非盜矣
予謂遷固既誤頃襄王為威王又恐知不誤豪為驕及作滇黔
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牂牁史記作牁班固二史作牂牁
異物志曰牂牁繫艇代也韻書曰牂牁郡名通作牂又作洋歌
歌通作柯近有作牂牁者直音曰牂音作牛肉重千斤牁音哥
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牂牁為正黔記

素林外索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政乃學墜入王宮拔劍刺王
不得踰城出去入大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吞炭變其音
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政曰夫人何政也妻
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齒類吾夫政感而政曰天下人
蓋盡其若耶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
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搏
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自剗皮面韓國際政果諸市懸金
其側有知者賜千金其母聞而往哭曰是吾子政也彼為我琴

面吾何愛女子身本揚吾子名耶抱政尸哭絕行脉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槐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蘇秦故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
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據秦詛楚文碑熊相率諸侯之
兵以加臨我宋方制攻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
相為槐身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
至熊相才十八世身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
言宓國女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
也

路史楚熊繹初封丹陽今秣歸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

南郟即江陵又謂故郟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郟即郟州
忠王遷郟在宜城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黃金臺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
漢孔融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改城中土
人呼賢士臺亦曰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國
郡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郟郟

郟山名郟盡也郟山至此盡故名郟郟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期年具車
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戰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邁王鎮惡北齊高緯唐
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持秀特秀年二十
五舉于鄉試府試省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卒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縣隄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詔泉

棠林外索

武安縣南十二里栗山秦白起拒趙廉頗處起糧將絕命將士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君乃退士人至今呼為栗山

叢臺

叢臺在邯鄲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聚非下故曰叢臺嘉靖丙午邯鄲知縣信陽董威修叢臺內刻出金人詩石云又得井一幹豈井又先于臺耶

羅敷

秦羅敷崔豹古今注曰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曰真酒欲奪為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

王乃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盛誇其夫為侍中即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升朝暉但歌美人好令與古詞始同而未异矣古詞名曰陌上桑一曰艷歌羅敷行一曰採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詠羅敷也

邯鄲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曹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改步遂匍匐而歸又按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于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輿林外索

記里鼓車秦始皇作五中記

蜀侯

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
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蜀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于
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曰饋從二千里未當試之與
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暉劍自殺誅其臣即中令嬰等華陽此
與左傳驪姬誣申生事同而秦之諸子不封得非有鑒于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募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
胸忍曰作白竹弩于高樓上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嘗從群虎嗅

志盡搏殺群虎大响而死秦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
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加要嫌其夷人乃刻石為盟要後夷人
項田不租十妻不竿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酒清
一鍾歷漢至晉專以射虎為事歲出資錢口四十枚世號白虎
復夷一曰板楯蠻常璩華陽國志

荀卿

荀卿師姓駢名背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 荀卿漢志作孫卿
避宣帝諱

遺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秦林外索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即秦築長城
由臨洮抵遼左即操板築于遼無定期孟姜製衣萬里間關至
則即死遂哭卒土人選高阜祀之曰望夫石上有亂杆跡平

府志

孟姜氏澧州人夫稱范即役長城死姜氏哭晝夜不輟負骨歸
至同官金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塑像楚寶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宜君過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徒築長城

即婚三日以役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絲嘗登江邊

臺望夫楚今遺刺竹種望夫臺徒步址徙赴塞覓即道出曲沃通會

河漲不免濟姜怨哭以手拍河崖印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仍

存秦法清工者死瘞城中范即罹焉姜至塞覓夫已死繞城大

哭城傾骸見乃刺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宜君山麓唱甚一哭

泉湧飲水復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遂回

滌水山谷間乃囑石工斃石為洞瘞即首尋坐而斃留金釵石

隙中時復隱現土人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谷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

秦林外索

七百八又全冬月種水于驪山研谷中溫處水實乃詔博士諸
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伏櫬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櫬
陷之後人號其處曰愍儒鄉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呂毋塚

呂不韋妻先葬北即名呂毋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廢秦王病創死論衡此與史記不同豈
秦史諦之耶潘岳西征賦筑鼓屬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臚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句曲北

山理白壁一尺深七

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勅名素壁

太平清話

秦駐山碑

海鹽秦駐山碑史記失載

前賢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

受帝命業越上古殲周滅鄭七勇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
深前王琦奕均吳美冠頡黃靈七代一敬構高堂縱聖凝神
將記萬幾藹餘輝蜚最萬祀海鹽縣志秦山秦碑李斯篆額
半沒于王當事者移置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臣去疾等
字尚可辨而曲折處不相聯屬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東

碑石僅存，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三梅溪集

南之阿山會稽尉梁君登小果見之城陽十一山石盡起兵巖
始皇傾如相隨行狀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
輒鞭之皆流血今名石山石色赤隱疹如鞭撻痕三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間蔡陽貢士孟思正甫補謚始皇帝抗醜逆天虐民曰抗
仇威肆行曰醜胡亥幽皇帝壅遏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
途難曰愍龍川文集秦時有正先非刺趙高不勝而死高滅自
此成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五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關之役
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之役如燕昭王者乎不有隴山
北地上郡之役如周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遣瓦祿勳
出塞之役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成至王陞之役如魏孝靖者
乎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鴉統成之役如齊文宣者乎
秦隋以是斃而周燕趙漢魏之斃非以是則其即民情與弗即
憫民勞與弗憫者若曰鑒于秦隋罷備邊令休天子吏民虜突
然入吏民略取去矣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變蒼頡書為隸秦皇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

棗林外索

仲化為大鳥落翮居庸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天翮山則落翮之
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燕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托此于
遊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命姑曲為之詞以避世之峻法乎夫
神異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穹壤間變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翮
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
賢乎余惧儒生曲士以此傳為好異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宣
志 鎮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族居哀牢以嘉為不韋後因
縣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惡東漢永昌郡治此

魏王子騫

武夷魏王子騫仙頭去顯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龔
巖之間出示容乃為樊御文 所葬沈明臣豐對樓集

項羽

下相里錫梧桐古蹟土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

湖州下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作云羽事佛不殺屠且除有項王
蔬食文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鴻山關項羽于此見群鴈曰我當南面射
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

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巢縣廳旁云是其故宅

項伯

項伯名繆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繆顏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云項伯字子陵

鵝鵠井

臨城縣西北二十里鵝鵠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鵝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一統志

呂后父

呂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車下里古蒲鄉也鄉宰社處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縣東南五里鈞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于此餘問其地曰鈞盤山餘曰魚過鈞鈞吾其亡矣一統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碑言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厄謚安國

棗林外索

君曹孫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立孫霸為大司宰封於陵侯避
話錄

紀信

紀信四川安溪人子通高侯八年周勃誅諸呂通時掌符節納
北軍竟成安劉之功四川通志紀信墓一在翠昌府秦州北門
墓側有廟 正統三年追封紀信崇澤侯諡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鄱侯鄉漢置縣屬沛郡舊志為漢蕭何食邑鄆縣
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邱生墓與何同定律令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濠上 慶雲縣東二十里掛甲口
傳相韓信下齊魯於此地挂甲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漫語云淮陰侯夷三族世皆云無後矣而余
會廣中人言曰吾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鐘室難作侯
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為皇侯所
劫私往見之微示侯无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我泪落下客
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見乎中國不可告矣急
跳南身我與趙佗善佗亦重侯必能保此見遂作書遣客匿兒
于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
用韓之字也今其族世蒙于海瑞聞有鄭侯所遺之書尉佗所

賜之記勅之尚銘

丁公

高帝殺丁公下名圖

四皓

東園公韓柔字宣明綺里季朱暉字文季夏黃公崔廓字少通
齊人向里先生周述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唐道南楚紀
四皓墓在商州金雞原 夏黃公墓在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慈谿縣志

應曜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

戚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處高帝寵之夫人忌慕本鄉追求洋川
之舊高帝為驛致長安蜀後其鄉更名曰洋用表夫人誕載之
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張良

洪适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後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興、生默、
生金、生千秋千秋生嵩、生暉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睦
生嗣、生皓又張良少子辟疆

胡羹侯

顏羹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既田二萬頃河渠書不載
宋劉劭有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記 顏羹侯塚在

東林外索

涿州境今采之不得涿陽志

堯舜禹湯

漢初宮中謁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視湯舉秋貢禹舉冬各主衣服

未央宮

程大昌雍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改漢未央宮帝捧觴上壽余嘗怪宮建于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離亂甚多理自不存又漢書云主莽敗未央宮被火更始居長樂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尙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石鼎建武十一年發雍梁千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移都

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樗里子之墓用此推之雖多更來亂階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跡故葺治者不廢是大昌未見唐宋之間李義李嶠趙彥昭長安改城未央宮應制詩也細讀四詩猶稱荒涼之地是設慢城于故基而宴也凡前代之事非有証據以臆許者皆是類也李應祥雍勝畧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原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看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銅雀臺瓦為少者

甘泉宮

雍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陽縣磨石嶺下隋之甘泉在鄠縣 雍錄略曰秦本紀始皇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後必近上林即鄠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行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行一作序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諱姬之字曰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諱恒之字曰常孝景諱啓之字曰開世宗孝武諱徹之字曰通孝元諱奭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雌雌亭侯漢魏春秋裴松之曰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于代

谷果有平城之圖王父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于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于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于未艾見其宮名未央可見秦王誠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王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屯公軍蒼頭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

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王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殺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殺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所領士數無所攷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軍弱僅可備徵巡已耳何以御巨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霸上武帝三年發中衛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次飛諸兵擊諸夷恐抽銳以往營衛益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遺添王禘記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生乃能僥首竟讀

讀輒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甚雷帝心者今其詞剽襲牽
綴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令高帝見之不雷與儒冠同
爾耶奈何得辨新語也 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
雄快尤強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語破析補葺小
有異同耳吾每讀誼文使人神王一經讀于遂萎然不振何異
錄殿材作蝸牛廬哉胎教篇所引青史于其言甚正有先王之
遺今不傳于世班固列于小說何也 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厚薄
太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義娥傳尚書于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于沛遠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
甚靈應

孫印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印死之今涇州東二
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王祠于東山之麓有禱輒
應

文翁

棠林外索

蜀文翁舒不曹學任兩河行福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父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夫祠墓周圍蔭以柳名曰細柳營蓋取
此軍細柳之義 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
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鉄鼓史記周亞夫
其卷人也原武本古卷行地或亞夫先榮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游徃其間高
宗初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于
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于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于此葬我漢書自
有遺悞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若改下極為幸甚今在
殿東北入地又餘我死時天子殮我玉魚一環今猶未朽必以
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勅改葬海外及發掘玉魚宛
然見在棺柩之為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政城清河北鄉有曰黃學村二

村相去甚近元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漢冀
郡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果
有祠元末兵廢 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政城又冀州

棗林外索

案強縣亦志董子為邑不似矣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墓
在西安府城南六里 宋程泰之題秘書省春秋繁露後石繁
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擬取董仲舒策
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因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紀其說春
秋凡 十篇王孟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
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王孟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之一愈
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曰王皇驅車谷口通典曰劍之在
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鞍之在前來雀之象也
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四語者不獨今書
所無且其體制全不相似天然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斗亭問

崔豹旻疏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露者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推想
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王孟竹林
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踐貫
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過鏡則
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古傳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傳皆
契合无殊矣 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新牲十日
而一游于房中年者倍新牲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
衰者以月當新牲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繁露

七

枚乘七發後有傳殺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
七魯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况季尤七款劉廣七興曹子
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劭七華陸機七啟孔偉七引湛
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博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
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九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
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籍之篇謝榛四溟山人集

壺關三老

壺關三老孤茂

酒池

武帝作酒池以誇卷胡飲以鉄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太平寰宇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短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証呪

漢武帝令丁夫人雜揚虞初等以方祠詛而奴夫宛日與神君
文成等游改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生夷滅
者不可勝記然周礼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司巫掌群巫之政
至于男巫女巫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
物魁則三代已有之矣曹謂周公作法而有是乎五雜俎

蜀

常璩叙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于天皇

與巴同圖至黃帝為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
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故其精靈則井絡垂耀江漢遵派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卦
值坤故多班承文章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暉香
星應與鬼故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與秦同分故多悍勇有周之
世限以秦巴不與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始于蚕叢其
目縱死作石棺柳梅縱目人家次伯灌次魚鳧魚鳧王田于前
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游
江源宇悅之納為妃移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
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于開明升西

山隱焉時遠二月于鵲鳥鳴故蜀人悲杜宇也開明位號曰叢
帝生盧帝至九世帝復稱王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時蜀有
五丁力士每王覽輒令移五大石長三丈今石笋是也號曰筍

異未有謚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周顯
王世蜀有褒漢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筍遺蜀
王報之珍玩化為玉惠王怒群臣賀曰王雷蜀王元奉我也
惠王乃作石牛五頭置金其後白牛使秦蜀王請使請石牛惠
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秦怒遣還之朝秦人曰東方
牧犢兒秦人笑曰我雖牧犢當得蜀也武都丈夫化為女子美
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王欲去王為東平歌以樂之無幾物

設蜀王哀之造五丁之武都擔王為妃作塚高七丈上有石鏡
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和歌龍歸之曲成都縣
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文詩傳言丁士擔王折也公孫
述時石折任文公嘆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周顯王時患
王嫁五女子蜀、造五丁迎之還對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
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把蛇山崩壓殺五丁及五女蜀
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掃塚作思妻臺周慎王
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王拒于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太子
亦乘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赧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以
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蜀侯

又伐楚取高於之地為黔中郡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城成都
城郫城臨邛其築城取于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歲池是也
赧王十四年蜀王鄭祭山川獻饋于秦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
毒以進曰醜從二千里未當試之與近臣嘗近臣斃王怒賜惲
劍自殺誅其臣即中令嬰等明年封其子綰為蜀侯十七年秦
惲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曰咸陽門為立祠有
雲輿禱應三十年王殺蜀叛諫館除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師
汶山為天門至前及縣見兩山開如關因拜天彭關彷彿若見
神遂從水上立祠三所穿郫江等水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
沃野千里號為陸海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三石人立三

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有時青水有沫水出觸山
脇涸崖破害舟船水發卒鑿平固崖水神怒水操刀入水中與
神鬪凡蜀諸水皆水所通又穿廣都鹽井蜀益饒漢初發蜀漢
糧助軍以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廣屬學政
比于齊魯自漢興至于哀平皇德隆熙牧守仁明宣德立教風
雅英會之于命世挺生於是壘書文馳于斜谷之南玉帛踐于
梁益之鄉秀彥盛出或龍飛紫閣元涉璇璣或盤桓利居經綸
昭素若相如子雲君平輩等踵起厥後龍宗有麟鳳集有翼世
載其美擅名八區故漢徵八士蜀有四焉自秦始皇定六國徒
豪右于蜀家有鹽銅之利戶專山澤之財結駟連騎以富相尚

原其由來染秦化改也蜀之世系天都具此教語璆本欲斥神
怪而中奇聞并見亦累世不絕豈偏方之毓氣固狀耶何豫克
諸志之平也五丁或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常璆

以陳承祚所著益部耆舊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
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啟入君學士蔭高堂翳帷慢
足綜物于不必待本紀也曩遭阨運函夏滔堙三州近為荒裔
桑梓曠為長野懼益遐棄城隍靡闔乃攷諸書爰成十篇資腐
帛于顛墻之下求餘光于仄塵之中刪減者多故有所闕猶愈
于遺忘焉其書辨訛也曰三皇乘柁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
王伐紂蜀亦從行周貞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以通秦

而藉力五丁珠木然也世傳蜀王蚕叢問周迴三千歲又云荆
人甕靈死化為蜀帝周長弘之血成碧珠杜宇之鼻化為子鵪
又言蜀相髻左衽未知書文翁教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綱而
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則蚕叢自其社宇自帝皆周叔世
安得三千死者不更生况復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豈盡一入
之血子鵪鳥或曰雋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生蜀為殷太
史周末蜀首為秦郡縣改蜀紀曰大人之鄉豈當漢興及稱荒
服無文學哉其辨亦彌近理其文質不及壽雅趣殊勝之藝海

嚴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惠車子衡州人教游三湘以樓南岳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并鉛餘錄

公孫敖

將軍公孫敖以囚俘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止士卒多下吏
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蘇衛青
傳

霍去病琴歌

去病琴歌曰四夷既 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戰干戈

乃天威文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百年
各延長兮古今樂錄

鄒子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顛玄冥四章係鄒子作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
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孫竹一篇傳毅之詞因學記聞

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梁、歲云暮丹

丹徒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沅令

李陵為臨沅令後沒匈奴邑人思之立清陵館 大同城北五
百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拂雲堆、上有祠

八公

壽春八公山蘓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高誘鴻烈解叙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工書者
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容齋續筆

司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葉、榆、人、覽著賦心四卷華陽國志

文君羅旌盤

文君羅旌臨邛楊氏子卓王孫故址掘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

棠林外索

四尺八寸腹濶九尺五寸足濶四尺下羨篆不可識口面徑二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然 文君漆盤南元黃太史禪宗出示寄

相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菊桃李梅 急就章款冬月毋薑狼牙葶蘆桔梗龜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 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 東坡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關中記

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其形方正以漸稠其上而頂平狀類覆斗凡陵皆徙民置邑其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漢諸陵俱渭北咸陽原上自東而西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霍去病墓高如青塚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塚形不類漢書為塚象祁連山以去病嘗破匈奴于祁連山也顏師古云工有堅石塚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稍北有塚視青墓高少減世傳為丞相公孫弘墓也茂陵西一里李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千步南北六千步高八丈名

留仙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成世謂為茂陵蓋其上為級陛之
狀與諸陵所置特異王禕謂茂陵記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稱衛太子雋不疑
傳云成方遠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烏孫公主琵琶

漢嫁烏孫公主金琵琶馬工作樂以慰其心非昭君事

王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渭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凡七甕水銀者二
金銀者五金銀皆刻王父字按漢王父偃以金賂而至于殺其身

滅其族今日乃知偃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疑塚

厭次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疑塚七十二

東海孝婦

東海孝婦竇氏于定國雪其冤淮安府志

漢祭金馬碧雞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碧雞處南之荒深谿
田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于唐虞澤配三皇黃龍
見獅白虎仁歸未歸來可以為倫歸兮翔兮何事南荒也楊慎

金石
鼓文
索林外索

古詩觸諱

漢法觸諱者有罪古詩盈一水間李陵詩獨有盈樽酒正惠
帝諱韋孟詩曰寔絕我邦祀高帝諱或古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並傳輕俠趙李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
曰趙李極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阮籍咏懷詩西遊咸陽中趙
李相經過願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脩謂漢書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嘗與微行魚周說楷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

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漢所謂古文者
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
之俗字也

蘇武

匈奴以漢兵深入窮追四十餘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有欲和
親許衛律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前副无禄大天
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
二人

蘇軾

予讀匈奴傳不識蘇軾事有故奴執燭頰而問之奴曰匈奴稱

撐犁猶吳人稱天子也。皇甫謐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妃之生一子株累其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
以不見御積怨因掖廷令請行車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
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矣狄然嗟不言
呼韓邪願婿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
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意
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画工圖宮人皆賂画工而昭君
獨不賂乃思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孫

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异入求之不與年十七
進之帝以地遠不幸獨賜車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從後
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難出無所攷正自信史尚不同
况傳記乎要之琴操最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
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
之青塚晉以文王諱辨明她云韓子蒼昭君圖序 昭君有胡笳
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

朱雲殘酷

魏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陳咸素重雲從刺候
教令上書自訟于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禁中語下獄掠

淨滅死，髡為城旦。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孔子後

福上書畧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歆之禮，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紹芳曰：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郎大夫臣楊雄上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四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隨幸，還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

死二十二年矣。後漢桓譚傳曰：譚教從楊辨析疑，乃是譚親炙於雄，其所記必可信。無疑譚不阿光武，讖緯之學，人品亦真。言議不黨，蓋可信矣。漢書作于和帝時，固死，繼成于曹大家世，將百年耳。日鬢鬢濡染，影響虛聞，寔後加之疾，忌何所不成。如前所稱，雖以老萊之高，點益之介，不足偷擬，豈遂甘屈辱，輟事奸莽。黃門給事之職已前，既無祿位之朝，又見于後，言出一口，背馳兩端，且稱事莽難曰：寂寞倉皇，後罔不能更生，孱弱儒官，優游經術，無克敵之功，之熱戚之舊，絕無所恃，為怨。太玄法言精奧古，劇秦美新，膚藻揚厲，雖曰各種立論不同，且亦詞氣相類。今細玩窮核，畧無彷彿，非出好事之手，必入類之筆，而新

室亦字子雲永泰大夫之書未必不誤認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劾歌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夷辭所連及使收不請時子雲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之于雲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按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之所並在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間之則天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荐待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翼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斷臺宣室溫室承明則承明當近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况

天祿子據子雲解嘲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黃門夫金馬門乃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以為名子雲時待詔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達玉堂嘗保直天祿子藉令以校讐為業彼石渠所貯鄴侯國籍與直廬皆存于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投閣之事乎然則劉向校書天祿者又何也予考漢立武北關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司馬在焉時向以天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就校天祿身子雲既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關由曲折而北乎獨怪孟堅何其忌子雲之深也

太和胡正甫曰讀雜傳疑有大度自守泊如任成帝哀平間未言

任葬獨其贊謂雄任葬作符命在閏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于
攷雄至哀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
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一
者又相抵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
初年則雄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葬年者非
也其云頌葬安可知矣今年春按部郡縣而雄郡人也讀其邑
志得侍即簡詔考辨証尤悉以予按之葬自平帝元始間孺安
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
未盡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
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改稱三世不徒官若復任葬

詎止三世也

馮時可曰予友吳文仲曰建始元年至天鳳五年止四十八年
雄未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
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荐雄何以云不得延于葬年也又謂
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遽葬也而可以為谷
作乎元后崩雄為作誄可謂不任葬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
即以漢書新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為門下吏桓譚新語雄年四十不值王音新為政始
得為吏與漢書四十餘合是歲陽朔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
卒得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

亦五年矣思從誅之惟善教學劉棻為惟弟子作符命時稱引其師為重耳非惟自作符命也

耶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萬曆

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封

頭刊石曰漢楊玄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楊子雲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威漢綏和間王莽秉政謂威曰國危世亂但當退而修身威不能從公主遂于華結廬歲餘精思丹道乘雲氣丹而去威追之升層雲漠然無迹忽于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峰曰公主峯

馬適求田強

鉅鹿馬適求以布衣謀誅莽不克死
五溪首領田強王莽欲錫強銅印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任莽以其三子各將五百人下七沅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子居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為吳均或以為劉子駿據百陽雜俎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吳均作西京雜記也黃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言秦咸陽宮

有銅人十二列在一筵琴疏字算各有所執組綬華彩灑若生
人下有伴二工吹而紐繩則諸樂並作節調和柔與人奏無辨
亦雅記著之今考無焉則闕簡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遭王莽之亂常氏兄弟十人匿之莽園急兄弟謀代死家
季者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圖解及即侯封崇
聖公建補子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墓凡十塚密縣志

光武徵時子

光武徵時過蜀雙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
縣人因王莽亂求殺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

帶

春陵

春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春陵節侯買封于此元帝
時徙南陽仍號春陵今襄陽之棗陽縣

攀倒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逐王郎于此士馬俱渴因無
汲具輒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諦視
久之則顛倒之狀頗存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之
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魏郡人。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
吏宜改帝姓性對曰臣受姓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便辭去方
傳

高獲嘗舉孝廉後適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改蹟遺文太平
清話云子陵年八十終子茂、生隆、生卓。明太祖高皇帝
嚴光論曰召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且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
是也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于朝加以顯
爵拒而不受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固知所措稟天
地而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愚者雖不知斯人之奸詭其

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于水際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
曠漠何非是耶假使赤眉王即劉盆子輩混淆未定之時則光
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與
今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不任去此而
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若果如是樂
釣與優游與朕觀當時之罪人夫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
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歎

馮異論

異從光武其母罵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寧死遂自縊今
廟祠饒陽縣治西曰馮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魏滿寵魏孫禮盧欽晉孫秀葛洪陶延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班後周五命

黔貢道番禺

公孫述據蜀謝暹為牂牁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保境為漢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元武嘉之並加褒賞辨為義戶郭子章曰牂牁道番禺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牁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四會番禺入海鄭荃山方伯作牂牁江解濟盤江下流

至打罕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說觀之牂牁的然可通番禺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原嗚呼逝矣雖然四方偏多故楚蜀之道梗則此一路官真黔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令沉于滄天霽水設牲、望見一名越王船郡國志今在鬱林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徵側立銅柱南寧界上在欽州古森洞上鑄柱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之吳黃武

二年都督程普與關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衡山縣西北二十里

唐馬德為安南都護獠夷安之建二銅柱于溪故處號曰唐德以明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蠻西南三百六十里分節嶺節草為界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上溪州刺史彭士然懇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銘曰金人汗出鉄馬蹄擊子孫相連九九百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國朝彭天寶封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永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大家應詔踵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談非寔也曹大家子穀見文選東征賦注非設宣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傳實憲紀功處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穀擬其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辭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辭曰鳥、啞、啞引弓射洞中掖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兩郡懸榻

蕃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瑒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出。音惟陳蕃能致為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周瑒傳豫章懸榻見徐穉傳。

陳元弼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奏左氏淺末，不宜與廣信陳元弼。元弼力辯卒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童恢

後漢循吏傳，木其令童恢，宋長洲王楙攷碑乃姓黃，非童也。音野書叢

章帝耕懷縣

章帝初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引避之馬可輟解，輟解之。按帝耕于懷縣，今之武陟天義鄉也。民至今急本務，恥末作。武陽縣志

孝子

郭巨獲金，奉母，奉建寺曰慈仁。文舉生于河南林縣，獲金于內邱之金提店，卒于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灌田千頃。

泰山都尉孔實碑

漢泰山都尉孔實碑，又門生改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鼓文曰：右孔實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改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政吏門生陟山采石勅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
人也今按實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政吏八人政
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
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曰門生舊所守府其隸屬
則曰政吏古籍者則曰政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隸則
曰義士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瘡于邱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師
熹平末為蟒蛇所噬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權方生糜鶴
跡置石崖頂劉光武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

為系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天下李膺蜀記

大人文人

康翔仁敝人潛織壽三日文人嫌樂府其仲卿妻三日斷五匹
文人及嫌違後漢范滂謂母為大人史記索隱注常昭云古者
名男子為文人尊父嫗為丈人及漢書宣元六^王西傳所云丈人
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及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
及嫌違也

潛火剛火

漢邊禁防守有潛火藏火于籠并柯郡母歛縣有剛火華陽國志

石經

棠林外索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邕

與五官中郎將高堂潯典彈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車賜奏定

六經邕自書丹于經使工鐫刻立于太學前再刻魏正始年

立石篆隸三体石經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唐天寶

年刻石經于長安何景明日西安石經唐文宗開成中所

刻鄭覃與周瑒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

于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石

本委弃于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字白鄩請輦入城鄩

方備岐軍之侵謂此非急務玉因詔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

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並尚書之西轅陽宋黎持純

置京兆府始于元祐二年持作新移石經紀有曰洛陽蔡邕

石經四十六碑及范蔚所見其存者纔有十六餘皆毀壞磨滅

亦五代蜀孟昶石刻九經宋淳化年刻于開封高宗

紹興年手書刻于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田

義田贍族漢樊宏魏裴修北魏崔瑛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玄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十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孝感家貧偏耕以養父、沒貸錢里人

裴氏鬻身為奴以葬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永卒亦葬于父塚側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亦似世人身世耶黃山谷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時邕被誅而詩叙以卓亂流入胡為非琰詞此蓋未嘗詳及于史也且卓既擅廢卓袁紹等起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遺舊邦擁王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紹輩固可見結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兔胡縱獵圍

城邑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無疑也蔡寬夫詩話尉氏縣南四十里隄

村保為蔡稜墓相傳子邕附葬其側稜字伯真有清白行處俗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謚貞定尉氏縣

三十五里蔡家序蔡邕宅墓並先世之墓皆在今有廟祀邕園村在縣東二十五里史稱蔡邕為陳留圉人者指此邕為孝母卒廬墓下有馴兔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邕之女也

先氏女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蜀守過成滿雖死
子蘭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下
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沒所哀哭日沈見夢
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身出縣言郡太守
蕭登高上之尚書遣戶曹祿為之立碑人為語曰符有先終焚
道張帛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焚道張帛黃貞妻也沈
身求貞事頗類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後漢皆載范史今曹娥
以如耶蔡氏賞識盛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標名教也此
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改附之晉乘 藝海同酌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于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張魯
司馬焉曹公奴不為劉備容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滎陽侯子孫家滎陽恭祖墓在今
天石山麓

魯王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賜
永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王朕承天緒繼統天業遵脩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於戲，恭朕之詔，唯彼魯邦。一變遠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享，是宜其戒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祗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唯彼魯邦，王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遵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按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魯則隔甚，繫爵可也。用魯事，先寔作者之過也。

諸葛亮

晉桓溫入蜀，諸葛孔明之小吏尚存。時年一百七十矣。溫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處？吏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有矜色。吏

良久曰：但是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安當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彌牟鎮，一在成都之碁盤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改學新都，今真南

劉文徵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木，或遷或移，終復原所。似若

有神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以是說也，出于三國演義。迷陸遜

涂而杜

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述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

義小說家不足信。石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

愛孔明，并存其蹟，勿美勿徒，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石在，新都石在，新都石在，新都石在。又何不可護之乎？郭子章蜀襄為居室，沔陽營浮為沙石。

楊慎真略按武侯于真威德最遠，距今二千年猶入祠而家祀。

之其道跡及址最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
碑文曰碑即什蠻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指之有盟蠻臺天
理有畫卦臺天威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臨安有諸葛山永昌
有諸葛營旂臺種堆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卧龍岡湯
圍箬武臺擊州營曲靖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雙井澆江有諸
葛營蒙化有魏寶山玄珠白塔鶴慶有諸葛泉及池姚安有武
侯塔遺壘王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鮮臺隴川有孔
明寄箭山普珥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廟未可勝
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車面車心悠久無毀焉
吁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夫

郭子章點記貴州有會城有巖甲岩畢節七星關烏撒有揀槍
岩黎平有諸葛營皆所在謹祀之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轆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
子事物考車之為制其未雖久或蜀中所無孔明以運道不便始
教人為之而制或少异故亦异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
流馬為小舟如今竹箒之類今民間擡木石短扛皆名牛江南
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
名其車又何异哉路周禮萬一樓集

龐統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巡撫陳 改建鳳樓
書院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遺
址 羽請于曹操求納秦宜祿妻見常璩襄陽國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授永昌太守扇惑諸夷荅都護李嚴書曰
愚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冰分正朔有三遠人惶惑不
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史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
蝟腦三斛斫木構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為然皆從闓斫

木堅剛委曲高不止二丈故獲以欺夷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青
州有陰陽里田疆古治子解題作田疆固野子嚴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 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五方平採藥
此山童子歌玉爐三間雲信宿乃行江流縣紀功題名云漢將
張飛率精兵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蒙立馬勒石四川蘇文

馬謖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亡朗知情

不舉亮恨之克官還成都夫諛既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
得之不誅又奚待乎王世貞

關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 關人張爨云關將軍本傳氏嘗避難而逃
追者詰之誤應曰關氏逐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郎侯時呂備督兵陸口遂徙家蒲圻
宗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復漢業不免死之舉族自蒲圻遷于衡
山楚託

卻正張通

秘書令卻正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王于洛陽



